

叶春生

# 开 创 民俗文化立体研究的 新 纪 元

[摘 要] 世纪之交,钟敬文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倡导了一门新兴的学科——民俗文化学。他指出,对于纷繁的民俗文化事象,从单一学科的角度去研究已经远远不够,必须进行多学科交叉的立体研究。学子们不负重托,正在这一领地上努力耕耘,中国民俗学的一支新军——科学人文学派在崛起!

[关键词] 民俗;文化;立体研究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5227(2004)01-0102-04

## Ushering in a New Epoch of Multidimensional Research in Folk Literature

YE Chun - sh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epoch, Zhong Jingwen, at the last minute of his life, initiated an infant science——Folklore. He pointed out that it was never too enough to study diverse folk literatures from the single point of a science. A multidimensional interscience research must be conducted. Researchers in this field are making every effort to live up to the expectation. They're a new force: a school of scientific humanism is on the rise.

**Key words:** folklore; culture; multidimensional research.

民俗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与民间文化有什么关系?如何理解民俗文化学科的要素和构建它的理论体系?怎样沟通精英文化、中层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创造一种受用于人民群众的新的文化体系?钟敬文先生在他的《民俗文化学》中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梗概,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课题。

钟先生明确地指出:民俗文化学就是对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民俗”去进行科学研究的学科,“是民俗学与文化学相交叉而产生的一门学

科”。“民俗文化,简要地说,是世间广泛流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它的范围,“大体上包括存在于民间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sup>[1](P7-9)</sup>正因为它的范围如此广泛,所以从单一学科的角度去研究,便无法透析复杂的民俗事象。比如对神话、传说的研究,必然牵涉到宗教、信仰与巫术,而这些,又与历史、社会、民族都有关。神话不是民族的梦,但它确实可见民族蹒跚而来的幻影;传说不是历史,但它确饱含着民众的许多

收稿日期:2003-07-25

信念，正如柳田国男所说，信仰是传说的力量；巫术不是科学，但它却蕴涵着科学至今未能解决的难题。所以对这些现象的研究，单靠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诸学科还不够，还得动用自然科学，甚至是很前卫的科学手段才行。

最近报刊上刊登了许多关于科学与人文，科学与宗教的文章，说明人们开始重视这一领域的研究。两派意见针锋相对，有说两者“势同水火”，有说两者“和而不同”，双方都从大文化和泛科学背景上取证了不少材料，把一些科学大师、哲人如爱因斯坦、牛顿、柏拉图等，都请了出来，于是又有人寄希望于“双栖于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的”科学文化人，“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投身这一事业”。实际上，这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兼小说家 C·P 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1959 年在剑桥大学的演讲)的问题，世人称之为“斯诺命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争持了好多个世纪，从古希腊以来，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就没有停止过。1875 年出版的《科学与宗教之冲突史》在分析了这些事象之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在哪个时代，也无论是在哪种文明中，科学与宗教在宇宙论、方法论、真理观等重大问题上，均存在着普遍的对立；科学的发展历程就是科学的观念不断战胜宗教观念的历程。J·W·Daper 的这本书在当时影响很大，但人们在承认这种冲突现象的同时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两者之间只有冲突而不可能出现彼此一致的情形。20 世纪 30 年代，R·K·默顿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并在第二版的序言中写道：“科学的稳步连续发展只发生于一定类型的社会中，这类社会为这种发展既提供文化条件，也提供物质条件。”他指出，科学的发展存在着内外两条线索，知识的进步是其内部线索，科学与社会的互动是其外部线索，而且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因此，要探讨“科学和宗教的一体性，就必须转向宗教的精神气质而非神学”，在这一点上，两者有“明显可取的质”的吻合。<sup>[2]</sup> 霍伊卡在其《宗教与近代科学的起源》中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倘若我们将科学喻为人体，其肉体成分是希腊的遗产，而促进其生长的维他命与荷尔蒙，则是《圣经》的因素。”他认为：“在近代

科学兴起的时代，宗教是当时文化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人们对于上帝(或诸神)的看法影响了他们的自然观，而这种自然观又必然影响到了他们的科学，即他们研究自然的方法。”正如培根所说：“科学使我们离神近了一步。”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来讲，天、地、人本来就是一个统一体，道家历来主张“天人合一”，今天我们的任务——不管是自然科学家也好，人文科学家也好，就是要使这个统一体运转得更加和谐，为人类文明开创更美好的明天。

20 年前，读了科学巨匠钱学森《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人类的思维形式除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外，还有灵感思维。”并指出，许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的灵感，往往出现在散步、洗澡或作梦之中，苦思冥想之后，忽然电光一闪，茅塞顿开，这就是灵感，它和人脑的综合功能有关。<sup>[3]</sup> 当时我正在研究神话思维，觉得它和“梦幻思维”(我杜撰的名词)有些相似——断裂、跳跃、古怪。于是看了弗洛伊德的《析梦》和《周公解梦》，还半夜爬起来记录了我的一些离奇的梦。感到这些科学大师的视野不但开阔，而且更善于从不同的角度深究事物的根底，并不轻易在无知之时下些唯心、迷信、伪科学的断语，这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

人类的起源本身就是一个谜，宇宙的有序组合更是一个谜。是谁按照数论的原则创造出完美的世界，使之统一、和谐、生生不息？是谁从原始人单一的直线型的思维数论，把我们带到了今天无所不能的数码时代？在无可奈何的问询中，包括一些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如爱因斯坦、牛顿、伽利略、波义耳、培根、柏拉图等具有世界级吨位的大师，都只能说：是神、是上帝。

其实，不管是“神”，还是“上帝”，都只是人类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名词，一种符号，它的本义是一种神秘的力量。爱因斯坦说，宇宙间唯一不可理解的东西就是它是可以理解的，如宇宙的有条不紊地运行。又说，没有科学的宗教是虚弱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地心吸力的发现者牛顿，在 1665 年至 1696 年间的著作，大多是关于神学及早期文明的，他自认为是“受了上帝的选派，到世间为人们做引导者”的。<sup>[4]</sup> 他相信地心引力的存在，但却无法加以解释，特别是人们问及

地球何以自转又公转的时候，他说：是上帝踢了它一脚。

关于这两种文化的碰撞，在自然科学界如此，社会科学界更是如此。特别是我们民俗学界，天生就和许多离奇古怪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以致学人把“神秘性”都列为民俗学的一个特征。许多同行在采访一些敏感人物，如巫师、神婆、童身、灵媒时，受到了公安人员的质疑：

“你们是不是在宣传封建迷信？为什么对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那么感兴趣？”我们说，正是这些“另类旧人”（请允许我改装“另类新人”这个词）还折射出史前文明的幽光。他们中确有能沟通天、地、人三界的灵媒，有通达阴阳二界的巫师，有出神入化的魔幻者，有鬼斧神工的大法师。笔者的家乡就有一种叫“去阴阳街”的神秘游戏，一般在中秋前后夜间玩耍，由巫婆带领，去会见阴间的亲友，任何人都可参与，成功率还挺高。玩耍者进入朦胧状态之后，即可给在场的亲友描述阴人生活的状貌，所言极是，令人惊叹不已！

民间这类奇闻多的是。前年我带几个研究生到雷州采访一位道士，他能带人过火链，能咬起烧得通红的十来斤重的犁头。我们问他：过火链前你吃过什么药吗？没有。往火链上撒了什么药吗？没有。什么人能跟你一起走过去吗？可以。不会烧伤？不会的！有过失手的时候吗？没有。谁敢拿命来开玩笑？！但工夫一定要做足，咒语一句不能少，踏位一步不能差，做足！为什么？不知道，师傅教的。他还当堂踏了几步给我们看，并张开嘴，让我们看他的牙齿，由于长期咬火犁的关系，他的牙都磨平了，像把铲。他不能为我们专场表演，因为要“做足功夫”。要看，春节期间来。陪同我们采访的文化局的负责人是他的亲戚，他和许多人都看过这位道士的表演。

这类巫术，方家称之为“禁气法”，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早有记载，可以气禁水、禁火、禁毒蛇猛兽。“近世左慈、赵明等，以气禁水，水为之逆流一二丈；又于茅屋上燃火煮食，食之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钉钉柱，入七八寸，以气吹之，钉即涌射而出；又以气禁沸汤，以百许钱投中，令一人手采撷取钱，而手不灼烂，禁火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尽

不得蒸熟。又禁令犬不得吠。”甚至“可以禁鬼神”，“能辟方数十里上，伴侣皆使无受害者”<sup>[5]</sup>所记或为民间传说，或为亲历目睹。他还用矿物炼丹，炼金银，用植物治病，是个双栖于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的“科学文化人”。

这种现象早已引起民俗学者的注意，钟敬文先生在给清水编的神话集《太阳和月亮的故事》所写的序言中，就明确地提出，集子中“所提及的若干原始的观念和行为在诸文化科学（即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的研究上，都是些有着重要意味的对象。”他列举了像《人类是怎样来的》、《人何以会死》、《怎的没有仙人下凡了》等神话，特别是我国特有的“风水传说”，像《牛眠地》、《乌鸦落阳》、《莲塘古池》、《鹅形地的故事》等，都“表现着原始人的哲学的或科学的思想”，“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都觉得未必比那被人们所艳称的希腊古典神话减色多少”。<sup>[6]</sup>这里，先生所说的“科学的思想”，显然已偏重于自然科学方面。在《民族的下层文化》一文中，他又指出：“像生产技术、民间医药、建筑物、工艺品、劳动歌、实用艺术以及各种民众娱乐等，都是例子”，并援引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说明“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sup>[7]</sup>在北师大民俗文化讲习班的两次报告中，他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如巫术和部分民间组织形式；也有不少民俗文化即便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积极作用，如端午节洒雄黄酒消毒，六月六晒衣服和年终掸尘搞卫生等。”<sup>[11] (P15)</sup>都是把民俗文化学的研究范围拓展至自然科学乃至神秘文化方面的。先生早年还做过鼠的征兆的研究，直到晚年，还写了《从文化史角度看 老鼠娶亲》的文章，分析了古代由于科学不发达，人们对老鼠产生的由恐惧到崇敬和制约的心理。江绍原对发须爪、唾液、血和天癸的研究，更借助自然科学的成果，所以令人信服。他们把民俗文化的论题摆到大文化和泛科学中去论证，做些力所能及的实验，真正融入实际的考察，以验证自己的观点，结论就会扎实得多。

不久前法新社还报导了一则为多国科学家所证实的消息：一个活跃于我们银河系中心的超大型黑洞人马座 A\*，正在迫使一颗恒星 S2 以每小时 1.8 万公里的速度变速运行，在离人马座 A\*

只有 17 光年的时候,以每秒 5 000 公里的速度逃离虎口。<sup>[8]</sup>我想,人马座 A\* 为什么要吞食 S2,为什么又让它逃离?哪一天它发起怒来要吞食地球怎么办?谁在操纵这一切?就连“哈勃”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史蒂文·贝克威思也说:“在科学上,你永远无法确切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sup>[8]</sup>被人称为另类科学家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凯利·穆利斯也说:“人注定不能胜天,天也不会塌”。正因为这样,更需要加大科研力度,特别是一些敏感的边沿领域,被人认为离奇古怪的东西,它很可能成为科学的先导,诸如千里眼、顺风耳、登月、遥感等,不已为现代科学所证实了吗?前几年有人寄了篇关于“放蛊”的论文给钟先生,他觉得很有科学价值,但我们的刊物还是不敢登。去年我校召开国际民俗研讨会时,也收到一篇关于“鸡鬼”的论文,我考虑再三,也只敢发了个摘要,以免犯禁。其实那玩艺我家乡就有,我见过,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

钟先生呼吁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由来已久,1998 年还以《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刍议》<sup>[9]</sup>(P65)为题作过几次报告,在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时,大家也有些议论,有人提出中国是否就只有一个民俗学派?我说非也,钟老提出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理论,是根据我国的国情,针对某些国家单一民族的民俗研究提出的,他是要我们把中国民俗摆到世界民俗中去,看它有什么特点,有何规律?今后向何处去?这不仅是个方法论问题,而是对民俗文化本体的认识问题。研究这些问题,钱学森同志认为,可以从思维及精神、心理两大方面入手。泰勒的《原始文化》、弗雷泽的《金枝》、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都是侧重这两大方面的。不单是人文学界,自然科学界也应从这些方面寻求一些重大突破。在目前“微观、宏观、宇观”三大层面之外还要加上“渺观和胀观”。微观者如量子力学,宏观者如万有引力,宇观者如

相对论。渺观是什么?即把微观中不可分的东西再分;胀观呢?即现行宇宙观之外的东西,天外还有天。思维形式也一样,不只两种,抽象、形象之外还有灵感、梦幻。研究思维科学也不能光用传统的思辨方法“概念——判断——推理”,还要用分析系统、实验的自然科学方法。这是钱老的经验之谈。<sup>[10]</sup>我体会他的意思是,搞科学研究要高屋建瓴,综合运用各种学科的最新成果。以此观照我们民俗文化研究中的神秘现象,往多学科交叉方面想一想,如心灵感应与静电波、生物钟与信息污染、人体基因与亲缘关系,超静觉与宇宙心理,瑜伽飞行与忘我状态,重量与气场、心理动力的关系等,说不定就可以从中找到原始思维与现代科学的一线关系,为我们打开神秘文化的大门,甚至一些高不可测的世纪预言,不过像天气预报那么普通,那是灵感沟通和概率普算的结果。

当前,学术环境较为宽松,正是我辈学人驰骋民俗园地,开辟新领域的时候,我们要善于借助现代科学的新成果,对民俗文化进行立体研究,凸显科学人文的综合优势,开创民俗研究的新局面。

#### [参考文献]

- [1]钟敬文. 民俗文化学[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 [2]默顿. 关于十七世纪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3]钱学森. 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一封信[J]. 中国社会科学,1980,(6).
- [4]中华读书报,1999-12-15.
- [5]葛洪. 抱朴子·至理.
- [6]钟敬文. 太阳和月亮的故事·序言[J]. 青年界,1933,(1).
- [7]钟敬文. 民族的下层文化[J]. 群言,1986,(11).
- [8]参考消息,2002-10-08(7).
- [9]钟敬文. 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M]. 长春: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
- [10]钱学森. 钱学森致吴廷嘉的信[J]. 哲学研究,1989,(10).

[作者简介]叶春生(1939-),男,广西灵山人,生于云南河口,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华民俗大典顾问兼广东卷主编。广州 510275。

[责任编辑:劳玉灵]